



一场雪，穿越千年

简丽燕

雪，是冬天的灵魂。大雪纷飞，天地俱寂，奔忙在尘世脚步，这一刻，犹如小舟停靠在岸，心，开始变得宁静。

安静的此刻，纷纷扬扬的雪，总会撩动情思，那些写在书页里的故事，被重新上色，形形色色的人物，顿时变得鲜活、饱满，如在眼前。

王子猷，这个被刘义庆写进《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常常，是一场又一场，将他带到我的眼前。大雪纷飞，王子猷中夜惊觉而起，开门四望，雪独独，生出一份寂寥，于是“咏诗忆戴”，也不管天黑路远，即刻启程。“经宿方至”，却又临门不入，返身而归。这份乘兴而去、尽兴而回的任性豁达、潇洒无羁，是王子猷的真性情，更是魏晋时代文人士大夫自由舒展的生命状态，是一种纯粹从美感出发的、自由舒展的人生态度。

这样的率性，大概只有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的苏轼才有。“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雪皎然，月的澄明，照亮了那时的夜，也照亮了世人的心。

同样是仕途不如意，苏轼还有张怀民，而柳宗元就可怜了很多。“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位老翁，一寒钓竿，一江白雪，这是柳宗元生命的寒冬景致，那隐藏在诗句里的“千万孤独”，有多少辛酸苦辣，有多少欲说还休！

雪，还在下，一直下。它落在柳宗元的诗句里，也落在蝶庵居士张岱的小

品文里。“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雪落西湖，夜中独往。那雪，与天空同在，与白云同在，与群山同在，与西湖同在。那雪，把所有的障壁都打通了，却唯独没有打通张岱的心之路。“莫说相公痴”，这个痴人张岱，用一场雪的遇见，让我们触摸到他温暖但孤独的心跳。张岱的一生，有过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繁盛煊赫，也有过破床碎几、常至断炊的穷困悲凉。那落在他命途上的雪，一生，都无法清扫。

雪，还在哪里？还在山神庙里。“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得紧。”每次读到这句话，总会不由得停下来，抚摸、品味、思考、联想。这一场雪，是命中注定。这一场雪，揭开了现实温情脉脉的面纱。这一场雪，英雄与“旧我”彻底决裂。这一场雪，落在林冲走后余生。是不是，每一个朔风呼啸、大雪飘飘的冬日，他都会想起很多年前，山神庙里的那场雪？如果没有那场雪，他的人生，也许是另一种开始与铺陈。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那雪呢？有雪的日子，也可以有闲适的生活，有别人得不到的快乐。“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的这首诗，短短二十字，色彩鲜亮夺目，每一个字，都浸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这二十个字，是冬天的“精编版”，细品，慢嚼，心里突然就生出一种冲动，想穿越回去，与白居易对坐

饮酒，一杯一杯复一杯。借着微醺的状态，与诗人谈诗论道，思索人生。如果，再能于小小的火炉前吃一顿涮羊肉，那就更美了！

许多年前，我还是个少年。偶然读到了作家李汉荣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与雪有关。他说：“最厚的积雪在诗歌里保存着。落在手心里的雪化了，这使我想起了那世世代代流逝的爱情。真想到云端去看一看，这六角形的花是怎样被严寒催开的？她绽开的那一瞬间是怎样的神态？她坠落的过程是垂直的还是倾斜的？从那么陡那么高的天空走下来，她晕眩吗，她恐惧吗？由水变成雾，由雾开成花，这死去活来的过程，这感人的奇迹！柔弱而伟大的精灵，走过漫漫天路，又来到滚滚红尘。落在我睫毛上的这一朵和另一朵以及许多，你们的前生是我的泪水吗？你们找到了我的眼睛，你们想返回我的眼睛。你们化了，变成了我的泪水，仍是我的泪水。除了诞生，没有什么曾经死去。精卫的海仍在为我们酿造盐，杯子里仍是李白的酒李白的月亮。河流一如既往地推动着古老的石头，在任何一个石头上都能找到和我们一样的手纹，去年或很早以前，收藏了你身影的那泓井水，又收藏了我的身影。抬起头来，每一朵雪都在向我空投你的消息，你在远方旷野上塑造的那个无名无姓的雪人，正是来世的我……我不敢望雪了，我望见的都是无家可归的纯洁灵魂。我闭上眼睛，坐在雪上，静静地听雪，静静地听我自己，雪围着我飘落，雪抬

着我上升，我变成雪了，除了雪，再没有别的什么，宇宙变成了一朵白雪……”

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摘录了这么多。你没有觉得，这些写给雪的文字，也一笔一笔，写在了你我的心上了？我一次次地在这里惊叹、沉醉、遐思。到底，要怎样的人生经历、怎样的才华横溢、怎样的深刻睿智，才能写出这叫人折服的文字？李汉荣把雪写活了，写美了，也写深刻了，写得更哲学了。

此时，此地，此刻，我的世界下雪了。我想说，跟我来北方吧，这里正下着雪，用滚烫的灵魂，在雪地撒个欢儿，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有雪的日子，我们要做一回真正的孩子，像孩子那样放声大笑，像孩子那样自由奔跑，像孩子那样心无挂碍，像孩子那样觉得万物可爱，人间美好，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奔赴。

雪，是洁白的，更是圣洁的。雪落下来，世界，纤尘未染，就如我们的初心。一场雪，穿越千年，此刻，落在我的窗前。我想用诗人段若兮的一首诗，向冬天表白，向雪表白：

白是一种干净的声音
是篱笆上的细雪发出的
是月光下满山坡的荞麦花发出的

白是一段体贴的时光
是一只蜘蛛牵着丝线在织自己的网，小飞虫还没有陷入
是母鸟觅食未归，鸟巢里几只鸟蛋泛着青白的光
是傍晚的小雨水湿了瓦，没有声响

白是一件不愿被人解读的私事
我就在这里，可你不要读我
让我再白一会儿

雪，亲爱的雪，你听到了吗？

桑干九咏 (之三)

孙掌宽

乌龙峡

从管湾山出发
一路黄沙相伴，与土地密语
长出两岸茂盛的庄稼

来到大同盆地
二十里褐色火山熔岩
敞开温暖的怀抱
山水相拥，化作一条翻滚的乌龙
它们的情话
落在两岸对峙的悬崖上
谷子金黄
——“东方亮”成为历代皇家贡品
这几年，也走进寻常百姓家

流着，流着
河水逐年减少
直至乌龙滩露出满沟的黑石
它们是桑干河走动的脚
脚上沾着怀仁油菜的花香
一个正午，我看到一群黑色的蝴蝶
正绕着满沟的黑石飞

沟南的山桃花开了
当年顾炎武驻足寄情的白草(注)
已被春风吹绿
乌龙滩的黑石仿佛动了起来
一条河又要解冻启程
向东，向东

注释：顾炎武，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史地学家，他在《重至大同》一诗中写道：“风吹白草桑干岸，月照黄沙盛乐城。”

壶流河(注)

对一条河的感情
莫过于广灵人
他们想让一条河放慢脚步
别出心裁，要把一条河
放入壶里，一股股流入广灵人的心田

据说，从明洪武十六年至清光绪六年五百年间，广灵县来了一百多外籍县令

他们身负皇恩，远走他乡
想让广灵风调雨顺
让一条河常年流淌

一次次建庙唱戏祈雨
往往盼来的是眼泪
前年，我在广灵水神堂
看到清朝广灵人，滴下的那滴泪
仍在流，冲开黑色石碑上凿刻的
大旱之年，城隍庙设厂放粥的日子：
“煮粥开放，就食者日增三千余人。”

广灵县衙门前
有两株两人合抱粗的槐树
我不知道，是不是当年县令所栽
但我知道，清朝咸丰七年
一个县令，让石匠把“禁伐林木”的告示
刻在一块黑色的石碑上
一块黑色的石碑
世世代代，发着绿色的警示
这个县令，当时也许不明白
一株树与降雨的关系
一株树与一条河的关系
但我知道，广灵县衙门前
那两株拔地参天的槐树
不知攫住多少风雨
流入壶流河

新中国成立
建水库，植杨柳
壶流河两岸烟雨氤氲
河水欢笑东流

秋分过后

广灵直峪口的山风
带着太阳的金色
没遮没拦，吹过直峪村、三间房村
来到壶流河
让一条东西流向的河
摇摆起来，步履蹒跚
直到摇摆成口小肚大的壶

在一条河的摇摆中
谷子浑圆
小米金黄
——“东方亮”成为历代皇家贡品
这几年，也走进寻常百姓家

注释：壶流河发源于山西广灵，流经河北蔚县、阳原县，注入桑干河，流入渤海。河身两岸上床阔、下床窄，其状如壶，以形取义而得名。

泥河湾，东方人类的故乡

1921年，一个蓝眼睛的外国人
在河北阳原县泥河湾村
桑干河转弯处，拣起一片蔚蓝的湖(注)

自此一个偏僻山村的名字
走进世界考古学的天空：
泥河湾地层、泥河湾动物群、泥河湾遗址群
每一个名字都是闪烁的星星

阳原泥河湾博物馆馆长
悬挂着八位中外考古学家的画像
近百年来，他们率领一批批考古工作者

用铁铲，在泥河湾追踪着
中华远古人类的足迹
轻点，轻点
每一铲，都带着期盼
每一铲，都是深情的问候：
你们在哪里？

在泥河湾盆地西北
考古者找到了一群“许家窑人”
“许家窑人”在茂密的森林中
将正在吃草的野马
用石球击倒，热乎乎的血映红了草地

在桑干河边的官厅村
考古者的铲声，惊跑了一群人
他们正用石锤加工小型的石器
石器撞击出的烟火味，还未消失
他们刚刚离去
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第一块铜板上
镌刻着他们的形象

在桑干河边的岑家湾村西南
考古者发现了草原猛犸象的脚印
沿着象的脚印
考古者找到一群聚餐的人
一头大象，被吃得只剩骨架
大概是铲声，惊动了这群人
慌忙中，他们把刮骨的刮削器
扔在大象的肋骨上
逃之夭夭

一切都那么真
一切都那么近
考古者与二百万年前的古人
只隔一层土
我们的祖先刚刚离去
——泥河湾东方人类的故乡

注释：1921年，法国传教士文森特来到泥河湾村传教，在村周围发现了大量的贝壳、蚌类和哺乳动物化石。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同在中国传教的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德日进和美国地质学家巴耳博。他们先后来到泥河湾村，拉开了外国专家研究泥河湾的序幕。

沉默的石头

(外一首)

刘富宏

在河滩上静卧
没有谁像它们
那样自由散漫

幸福地栖居
没有呐喊
一任河水幸福地浸泡

也没有谁能够知道
它们已经沉睡了
几千年几万年
默默无闻，与世无争
只做自己，以
一种姿势

一任风雨沧桑
本色地坚守
义无反顾

始终保持沉默
穿越时空
静观世事

日月星

星星眨着眼睛
但，看不见我的梦
月亮张开笑脸
但，照不亮我的心
阳光明媚，我在思念
梵高的向日葵
向上，向上
生长，生长



云是鹤家乡

孔祥秋摄

又逢大雪

左世海

定格在无言的黄昏

山野如此静默
在雪中苏醒的村庄

凛冽的风
将季节推向了仲冬
河床敞开坚实的胸襟
接纳着每一道冰鞋划过的线条

云在四方结集
蓄意已久的雪
最终将飘落的坐标

刚刚将炊烟
目送到屋顶
早有起起落落的鸟群
在草垛上
溅起一阵阵喧闹
还有嬉笑的孩子
在自家小院
将童年堆积得楚楚动人

咱厂，说的是大同机车厂，但是大家都喜欢叫它的代号“428”。

上世纪50年代末，我随父母从北京来到了大同机车厂，住的是咱厂生活区的楼房。

在过去几十年里，咱厂生活区是以楼房多、花草树木多、街道整洁、环境优美及邻里和睦而有名，更有名的当然是咱厂那代火车头，那时候当地人都觉得咱厂神奇得不得了，那年代火车头这产品谁不刮目相看啊！

那时咱厂孩子们也多，小学有两所，还有一所中学，学生全是厂里的职工子弟，中小学校都没有大门。学校放学以后，操场上都会有很多学生和大人做各种活动，当然最多的还是成群玩耍的孩子。

那时家家户户的生活水平都不高，家里大多还没有电视机，家电了不起有个“戏匣子”(收音机)。大家信息是对称的，相互之间生活学习和工作目标也一致，所以到处都体现出团结活泼的精气神。

那时咱厂的职工也都年轻，年轻到脑海里根本没有退休这个概念。白天生活区基本上是安静的，因为大部分人都去上班去了，适龄儿童和婴幼儿也都去了幼儿园、托儿所和厂内保育站，只有扫大街的工人拉着清洁车穿行于楼前楼后。中午和下午下班之后生

活区才沸腾起来，家家生火做饭，时间上绝对统一。

那时工厂的上下班时间是，上午7点半到11点半，下午12点半到16点半，所以晚饭后很少有人待在家里，都会到街头巷尾来，有扎堆聊天的、遛街的、操场上活动的、下棋打牌的……厂工会、体协为安排好职工的文化生活那是颇费心思，一会儿组织篮球赛，一会儿又是乒乓球、足球、羽毛球赛，今天放电影，明天搞汇演，业余文体活动接连不断，所以咱厂各体育团队都很出色，尤其足球队那是具有相当的水平。职工的业余文艺活动更是如火如荼，有话剧团、京剧团、评剧团，还有各单位自编自演的小节目，太热闹了！我往往是一吃完晚饭推门就往外跑，玩的地方太多了。

那时一到月末的礼拜天，总有居委会的大婶在楼下喊：“各家注意了，今天集体大扫除，请各家都出来打扫卫生。”一会儿工夫各家都有人拿着扫帚或铁锹出来参加劳动了，那真是生活区的卫生人人有责。

那时外面人说起咱厂总有人说，你看人家“428”，住的都是楼房，不用挑水，家里还有厕所，不用出门倒脏水，街上没水没电，多好呀……这时总有人抢白：“人家是造火车头的，一万多工人，亚洲第一厂，谁能比得了！”

“428”：咱厂，我们的家园

胡建民

那时咱厂职工工资也高，二级工月工资41块2毛3分，是省内的高薪单位。那时咱厂职工来自五湖四海，外地人多，生活方式也多样化，连穿衣戴帽都引领大同新潮流。就连咱那身工作服，市里人都稀罕得很，听说就喜欢咱厂那劳动蓝，还有上衣左边那大油印的厂名和铁路路徽。

那时咱厂标志性的东西很多，要说最具特色的应该说是咱厂的语言，在大同你一开口人家就知道你是“428”的人，因为咱厂人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即协和式东北话，这种语言已然成为咱厂孩子们的母语，不管你是哪儿的人，只要你进入咱厂这个圈子，不说这种语言，你就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你说怪不怪！

那时咱厂职工医院刚刚建起就水准很高，科室齐全，大夫护士和职工家属也都熟悉，因为大家都住在工厂生活区，既是一个单位又是街坊邻居，所以人们去咱医院看医生心里都很踏实，总感觉是咱自己的医院，大夫都不是外人。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2000年前

轻人的笑声和活泼的身影。“428”那时是真年轻啊！

咱厂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这里养育了我们最少三代人。我们许多人从感情上真的不愿意离开这片故土，但事实是，我们这代人大多只有一个孩子，而且他们多数已植根外地，现在我们老了，所以也只能跟着孩子到他们居住的地方去生活，这也是不少人无奈的选择。但不管怎样，咱厂还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咱厂，因为这里有太多的回忆，太多熟悉的的面孔，还有亲切的乡音。

每次回来，望着咱厂的生活区，我都会深深地陷入久远的回忆，那熟悉的楼和树，那熟悉的街和路，那熟悉的人家和邻里，都还没有失去当年的模样。然而街坊里许多熟悉的老人已相继离世，不时让人心里产生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回想当年的街坊邻居，那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大家都来自全国各地，在本地的也都没有亲戚，所以大家都以邻为亲，相互关照，你借我酱油我还你陈醋，谁家偶尔做个变样的饭菜，也不忘给邻居送一份尝尝。我出门儿了你帮我看看，你

后，在这几十年当中，咱厂职工子弟基本都是在工厂职工医院里出生的。所以，当你畅谈人生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咱厂医院是你人生的起点，那些能叫出你爷爷奶奶和你父母名字的，接生你到这个世界的医护阿姨，她们中不少人现在还住在咱厂的生活区里。

那时咱厂俱乐部也是生活篇里不可缺少的一笔。俱乐部利用率是很高的，各种会议、汇演、慰问演出都在这里进行，每月还要放映七八部电影。俱乐部每个月都会印发一张本月电影放映单，发到各车间单位，上面有片名、时间、地点、场次。那时的年轻人经常会三三两两结伴去俱乐部看电影看节目，而且去之前无论谁都会刻意地整理一下自己的发型啊衣着啊，反正就是要打扮一下自己。每到那时候，俱乐部的门口一定会聚集很多青年男女，你看，有打闹的、嬉笑的、喊人的、找票的……年轻人那张扬、羞涩、甜蜜、懵懂、期待、引人注意的心理，在这儿都表现得一览无余，因为那个时候咱厂单身职工多呀，七八个单身宿舍楼，到处洋溢着年

